

我找到一个专门替别人开会的差事

都市情感

苏小嘉总在我身旁喋喋不休

在正式辞职之前,我征求了苏小嘉的意见。本以为她会说不愿吃苦这山望着那山高之类,但没想到当听我讲完陈老板的种种事迹之后,她前仰后合地哈哈大笑起来,竟然埋怨我真能忍,为什么不早点出来。

辞职之后,苏小嘉果然三天两头地找我玩,她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一切,不再抱怨房子的简陋和狭小。趁我还没有找到工作,我们好好地玩了很多地方,她把她的电脑也给了我,晚上我们一起打单机游戏。她告诉我她一毕业她爸爸就会给她五万块钱的独立费,到那个时候,她要租一个宽敞明亮的房子,和我一起住,剩下的钱我们自由创业。我听了很平静,还有几个月就要到了,不是期待,我更想在这几个月里自己先做起来,不管做什么,我不想花他们的钱。

可是没有过多少日子,白酒市场一片低迷,她家的生意也失败了,惨败地维持着温饱的希望。苏小嘉整日地难过,劝也没有用,她在心疼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。我知道我再谈创业实在过分了些,我不得不重新找了工作,以此恢复她对我们未来的信心。

我的新工作是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,杂志名气还不错,但进去之后待了一段时间,我才发现这是一家濒临倒闭的杂志社,要么等待着被收购,要么全体解散,不管我再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。而我自从进了这家杂志社之后还没有编辑过一页文字,更没有见过我的主编,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其他编辑到楼下不远处

的仓库里搬运杂志,清点册数,然后用电钻在上面钻出一个窟窿,当作废刊去卖,卖得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领上工资。空闲的时候,我们坐在办公室里,等待着四面八方来的退货,并且希望越来越多,把仓库填满,填满一段空虚的时光。

虽然在杂志社每天的工作都是搬运和打窟窿,但还是要去,这样我空下来的时间就比前少了很多,这样苏小嘉空下来的时间就比前多了很多,为了打发时间她又找到了乌朵灿。

但每次从乌朵灿那里回来之后,就对我抱怨,乌朵灿真的可怜啊,在这个日渐疲惫的世界,为了一份爱,竟然只有通过公务员考试,才能考进她男朋友家那官位显赫的大门,惨吧?

苏小嘉继续绘声绘色地说:我同学现在都开始走了,回家考的,考各种试的,当兵的,只有我无所事事,我不能无所事事地坐在你身旁,你知道吗,这样我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。

我知道,但我们创业的时机还不到,你等等好吗?我惭愧地说。

苏小嘉说:我想等,等多久都没有关系,可是我爸爸已经等不及了,他需要我的稳定换来他心神的安宁。

十朝当了一名操作工

把苏小嘉的心暂时安稳了之后,我决定好好工作,一定要做出点成绩来,给苏小嘉一个交代。杂志社奄奄一息地躺在这个城市的东北侧,每天早晨我都要从城市的西南侧,壮志满怀地一路狂奔过去,之后我也被传染了,和那些人一道奄奄一息,该捆书的捆书,该钻洞的钻洞。我

救谁呢,至今我连工资都没有领过一分,谁也救不活,杂志社里有的人是靠女人吃饭,有的是靠男人吃饭,他们都不急,只有我最迫切。

在这个世界上,和我同样迫切的人想必只有一个,那个人正是十朝。

十朝在一个小雨淅沥的夜晚偷偷爬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。他要离开父母为他编织好的那只笼子,他喜欢大城市,喜欢灯红酒绿的繁华,喜欢丰富的物质生活。还好,十朝来到之后,他立即就把自己放在了民工市场里,所以并没有费很大的周折就找到了工作。

十朝的工作是一名操作工,吃住都在工厂里,每天要在老板的喝令中睡去,在刺耳的喇叭声中醒来,如果醒不来就要被开除。

我替别人参加了一个追悼会

在一个鸟儿也慵懒的清晨,窗外,葱绿的大地沾染着自然的气息,为我们的房间送来了一阵又一阵泥土的芬芳,间或有山菠萝的味道渗入,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无端想象着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的各种景象。山涧的蚯蚓出土了,各种小花儿抽芽了,麦苗拔出泛黄的身躯等待着雨点的滋润,河床升高……城市里路人单衣而行,空气清新,日照增强,旅游大巴各自拉着欢喜的人儿兀自跑着。烟青色夜空下,秦淮河水变成一块墨绿色的台布,几个陈旧的画舫仿佛梭子在台布上兀自游动着,织成一幅凄艳诡谲的图案来,但台布很快被一盏燃上来的灯火点着了,噼里

啪啦的,有人拎着这盏锈了的洋油灯在唱后庭花,清冷的唱腔,仿佛凝结着血的僵硬,一字一句地嵌入到我的头颅中,无比真实。又有卖糍粑的小贩们轻轻地叫唤着,这叫声让我下意识地笑了出来,忽然清醒,转头,发现是一场梦境。

床的一侧,苏小嘉舒展着腰肢,突然猛地一把折起我被子的一角,无比激动的脸上出现一丝仓促的笑意,说她有了,我吓了一跳,说什么有了,你有什么了?她说她终于有梦做了,这对数月没有梦来做的她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,但我不以为然,不就是个梦吗,万一是噩梦还值得如此乐乐称道?我说你梦见的是双色球的数字吗?不是。是床底下十米处左拐三米再下沉五厘米埋有大量黄金?不是。梦到你在海外找到你失散多年的华人舅舅了?也不是。那你到底梦到什么了,看把你乐的,恨不得我能把你的梦抢过来当成我的,我焦急地说。

我梦到一个新项目了,苏小嘉兴奋地说。

什么项目?可操作吗?成本多大?回报周期长吗?我一连串地发问。

你天天上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淘宝网,有一个市场缺口。

是吗,什么缺口。

你看所有的人都在卖东西买东西,但你有没有发现卖家邮的东西都需要用纸盒子,可邮局的纸盒子多贵啊,我们现在就是要专业生产这个纸盒子。

还真不错,好主意啊,就好比大家都在商场里卖衣服都没有想到去这家商场卖盒饭,结果卖盒饭的最赚钱。

对了,你真聪明啊,亲……说完破的一声苏小嘉的小嘴卡到了我的嘴上,像牛肉锅贴那样紧凑,那样沸腾。

说做就做,在进一步策划好了方向之后,我们就开始筹集资金了,不知道是谁说过,一个人连十万块钱都借不到,说明他的社会层次也不怎么高。我觉得他说得很对,我和苏小嘉现在就是这么一对社会层次普遍不怎么高的恋人,我们走访了很多我们的朋友,也接洽了很多商人,但总也跨不过五万这个数。钱这东西,就是真到用时方很少,于是我们决定去上海参加一个投资会,在那里我们寄希望遇到个财神。我让苏小嘉写招商书,我自己则又去找了工作,以便赚点到上海的路费。

这一次,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谋到了一个专门替别人开会的差事,整天就是替各色人等穿梭于光怪陆离的建筑中参加各种会议。我脚步匆匆,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赴一个又一个会场,到处是人,人声鼎沸,嘈杂得要命,像一锅被人遗忘的已经被煮沸了的饺子,乱哄哄又粘兮兮。这一切让我感觉到我每天生活在会场中,人生就像是一场等待开会的会场,散会的时候,各行各业,不过即使散会,头面光鲜的人物,死后也是拥挤的,充满了掌声和鲜花,还有镁光灯的眷顾。

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会议中,大一点的有让我参加党代会的,然后是经贸洽谈会,小点的就是说明会发布会之类,有时候也有家长会,最离奇的是我还替别人参加了一次追悼会。这个我得好好说说,死的人我不知道是谁,但给我钱的人让我喊那个死了的人叫干奶奶。

高欢与侯景劫后余生,对天起誓要干一番大事

人文历史

突降大水

追兵越来越远,铁蹄震动地面上的草皮,高欢手中长鞭轻拍马背,踏燕仰天长啸,跃进河水,河水仅及战马腹部,他催马过河,竟似不要儿子,反身催促:“侯景,牵牛车渡河,快!”

娄昭君用手拉住缰绳,要跳下牛车,嗓音带着嘶哑:“贺六浑,他是你儿子,我们死就死在一起。”

“嫂子,抱紧孩子,我帮你救澄儿。”侯景将牛车缰绳交给娄昭君,马鞭朝牛屁股抽去,牛车向前一冲,涉水而过。侯景调转马头来到男孩身边,全身重量移至右侧马蹬,俯身拉住他的右臂揽入怀中,随后紧夹马腹,战马腾空跃进河中,渡过齐腰的河水后继续狂奔。

在牛车渡河的时间,数百追兵从山坡中绕出,距离河边仅有五六百步距离。高欢举鞭向黄牛身上猛抽一鞭,牛哞地埋头向前冲去:“先逃过今天再说吧,我们知道葛荣起兵造反的底细,他绝对不会让我们逃出去报信。”

侯景四处张望,发现远处山间坞堡:“嫂子,你带着孩子投奔到那座堡中。”

高欢调转马头望着黑压压的追兵:“你先跑吧,牛车速度慢。”

牛车速度很慢,无法到达城门就被追上,侯景前后看看,拿不出办法。

高欢仰天长叹:“高欢一事无成,今日又走投无路,苍天,难道这里是我的绝地吗?”

咔嚓一声,一道闪电凌空穿透透沉沉的黑云,直击地面,雷电在地面层层爆开,狂风贴着地面的草皮横扫而来。侯景右手遮在眉间,哈哈大笑:“贺六浑,老天好像听到你的声音了。”

雷电交加,风声呼啸,草皮

乱舞,眼前景象恍然曾经发生,他在怀朔镇做信使,路过建兴,忽然间云雾昏暗,雷声骤起,大雨瓢泼,高欢毫无阻碍策马穿越后云开雨散,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

侯景策马贴近高欢:“贺六浑,葛荣骑兵快到河边了。”高欢怔怔抬头仰望天空:“等等,将有雷雨。”葛荣骑兵上身贴住战马,顶着狂风踏入河中,侯景摸摸脖子上的豆大雨滴:“快跑吧。”高欢止住侯景:“再看看。”

侯景着急地大喊:“贺六浑,弃牛车吧,你带昭君,我带孩子。”高欢目光移向上游,隆隆奔雷般的声音响起,河水连到天际,仿佛天河泻地。高欢喃喃祈祷:“苍天保佑,让我逃过此劫。”

狂风大作,暴雨倾盆而下,河水从上游盘旋而下,水势向上涨起。追兵的胡骑冲锋到达河岸,隔着突然暴涨的河面,拿不准主意。侯景哈哈大笑:“老天保佑,天降大雨,将追兵隔于对岸。”

高欢目光紧紧盯着上游洪水:“如果苍天保佑,让我逃过此劫。我必不负苍天,做出一番大事。”牛车晃晃悠悠已经走了一半,侯景挥鞭调转马头:“大哥,我们走。”

追兵收拢缰绳,马头高高昂起,马蹄高抬踏入河中,在激流中忽高忽低渡河。

侯景左肩一扭,反背弓已在手中,反手捏出三支乌骨箭搭于弓上。高欢伸手将侯景弓箭向下一压:“且慢,将有洪水。”

侯景抬头向上游望去,铅黑的天空下,河面翻滚如同沸水,隐隐雷鸣,地面如同筛子般抖动,一提缰绳策马登上高处。一条银色巨龙仿佛连到天边,呼啸而下,河水中的追兵意识到情形不妙,各自扬鞭,但已经来不及躲避,像水中的蚂蚁一样,瞬间

被大水吞没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侯景驻马在山坡上,呆呆地看着奔腾的洪水:“大哥,齐腰的河水竟然突然暴涨,吞没追兵,老天竟然如此眷顾我们。”

暴雨之后,天气急转,滚动的黑云之间透出星光,高欢顺着通天的河水向上望去,洪水暴涨之处遍布星辰。高欢踏星而行,仰望望去,繁星就在脚下汇集成银河,他身体猛然一个激灵,仿佛得到一个声音的指引:不要去南边,去秀容草原,你将统领胡人完成不世的功业。

侯景被从天而降的洪水吓昏了头,此时醒过来,发现仍然有几名骑兵高速冲来。牛车仍然在泥泞的草地中晃动前行,城墙上人影晃动,显然发现了这边的情况。

高欢紧夹马腹,率先冲下高坡:“侯景,我们走。”……

对天起誓

夕阳如血,天空中浮现出几颗明亮的星星,高欢仰望星空:“刚才那场救命洪水爆发之后,我顺着天河仰望星空,仿佛得到神明指引,让我投奔尔朱大将军,做一番大事。”

侯景右手指向天空:“好,既然生逢乱世,性命朝夕难保,我们拿这条命就赌一次。”

高欢目光迷离,面对未知的命运:“侯景,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?”

羯人侯景并不了解中国往事:“什么地方?这只是一条普通河流。”

“生逢乱世,性命朝夕难保,我们就拿这条命赌一次。”高欢重复着侯景这句话。

“无论最终成败,绝不轻言放弃。”侯景与高欢并肩起誓,北风横扫易水,两人耳边仿佛回响荆柯凄厉豪迈的歌声。

侯景起身,手指河水对岸:

“葛荣劳师动众,亲率上万大军追踪。”

高欢望着远处的城堡:“六镇流民被朝廷流放河北,他们不会耕种生产,只能四处劫掠村寨,葛荣绝不仅仅是为我们而来,很可能要袭击附近的村庄和坞堡。”侯景目光停在远处的城堡:“葛荣人马在对岸等待退水,我们赶快通知这座城池吧,让他们早做准备,抵御乱军。”

两人收拾甲冑,翻身上马向左人城奔去,城墙凌空压来,高欢抬头仰望城门正中的左人城三个大字,由衷赞叹:“城高二十丈,起于易水之滨,东西南三面临山,四绝孤峙,天险峭绝,惟筑北面山墙为固,好一个易守难攻的左人城。”

城下马蹄声响起,高欢和侯景策马接近坞堡,杨忠用手一扯父亲宽袍:“他们来了。”

高欢和侯景在城门与牛车上的娄昭君会合,仰头喊道:“我们是来自怀朔镇的流民,可否开门,让我们进去?”

杨忠连声催促:“爹爹,让他们进来吧。”

杨桢望着远方小河对岸影影绰绰的追兵,低声回答:“后面还有追兵,放他们进来就会引来敌兵围攻,牵连左人城内上万百姓性命。”

杨忠摇头争辩:“他们也是从六镇逃命出来,我们岂能见死不救?”

杨桢仍然不同意:“我去找你叔叔商量,先不要把他们放进来。”

杨桢转身下城,去找负责防御坞堡的弟弟杨闵。杨忠向城下高喊:“请稍候,马上就有消息。”

更多胡骑越过河水,黑压压向这里驰来。高欢仰头请求:“只求收留我的妻子,我俩去河边引开追兵。”

高欢不等答话,拨转马头,

轻夹马腹,踏燕沿着城墙向左侧驰去,侯景催马跟上,并骑向前:“大哥,我们不进去吗?”

高欢停住战马:“万一葛荣倾兵而来,左人城就有灭顶之灾,昭君母子便也没有存身之地。不如我们引开追兵,再遣人接回他们,北上晋阳,投奔尔朱大将军。”

侯景点头同意:“好,我们引开追兵后,潜伏附近,等葛荣退兵就去接回嫂子。”

高欢不由分说将牛车留在左人城下,催马就跑。

杨忠着急起来,向城下大喊:“喂,你们别跑。”

两人根本不理,打马扬鞭,斜刺着向小河岸边奔驰,去吸引葛荣追兵。杨忠无奈,一溜烟打开台阶跑下城墙,命令护卫打开城门,让这辆无篷无盖的牛车进来。娄昭君二十出头,左手搂着女儿,身着圆领窄袖袍,与汉人右衽截然不同。

娄昭君跨下牛车,用流利汉语答道:“我夫君高欢是汉人,我是他内人。”

杨忠上去拉男孩,高澄极有性格,向后一退躲开,他从小长在怀朔镇,周围全是胡人镇兵镇将,完全不觉得自己是汉人,警惕地说道:“你这汉人为何要拉我?”

杨忠正在不知如何应对的时候,杨桢带着一位身板挺拔、留着胡须、四十岁左右的精壮男子从瓮城内走出。杨忠立即让在一边:“爹爹,叔叔。”

宽袍大袖的杨桢走到娄昭君身边:“收容流民自保,是我建左人城的初衷,无论汉人和胡人,我们一概收留,你们去休息吧。”

娄昭君左手紧紧抓住东张西望的儿子,右手放在左胸弯腰施礼:“多谢救命之恩。”

杨桢正要询问追兵情况,城墙上的护卫大喊:“坞堡外来了数百胡骑,请坞主说话。”



付遥著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《猎天下》讲述了那个英雄遍地走、豪杰比狗多的南北朝时代,杨忠、杨坚、高欢、侯景、宇文泰、独孤信、李虎等一世枭雄浴血奋战,终结三百年大分裂、大黑暗乱世的英雄史诗。七千契胡铁骑破百万叛军,七千白袍将士攻三十二城,经四十七战不败等恢宏的战场景象在书中一一体现,更有儿女之情令人荡气回肠!

上期回顾

杨桢本是北魏六镇之一武川镇的建远将军。六镇叛乱被平灭后,杨桢率领汉人百姓,避开四处横行的乱军,在定州附近的左人城住下,过上与世无争的日子。一日,城下出现一队骑兵在追赶几个人,被追赶的是怀朔镇军使高欢和他的妻儿。在城外的河边,他们被追赶上了。